

# 诗人蒲风：以笔为枪以诗为火的战士

文/羊城晚报记者 危健峰 通讯员 谢晓燕

图/梅县区党史研究室提供

“战斗吧，祖国！战斗吧，为着祖国！不要怕别人的军舰握住咽喉/我们要鼓起气力把这些秽物逐出胸头！”这是诗人蒲风1936年在《我迎着风狂和雨暴》中写下的诗句，如今读来依然铿锵有力，如火如铁！而在另一首诗中他又写道：“假如我战死，葬我时，把我的头朝向南方，朝向我亲爱的故乡。”可见蒲风对家乡的一片深情。

蒲风，原名黄日华，中共党员，现代诗人，1911年出生于梅县区隆文镇坑美村一个贫农之家，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40年参加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曾任新四军皖南文联副主任等职务。在艰苦岁月中，蒲风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以笔为枪、以诗为火，随军转战，坚持抗日。他的诗歌关注底层群众的呐喊，一扫文坛消极颓废之风，推动了新诗运动的发展。1942年8月，蒲风因工作操劳病逝于安徽省天长县，终年31岁。新中国成立后，蒲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其英名刻在皖南新四军烈士纪念碑上。



【文脉链接】

文/陈红旗（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 专注于大众诗歌创作

蒲风（1911—1942）是广东梅县隆文镇坑美村人。海伦·福斯特曾在《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中写道：“蒲风可能是最值得注意的左翼诗人。”的确，蒲风是中国诗歌会中最热心、最活跃、最不可或缺的诗人，也是一个“新诗狂热的提倡者、组织者、创造者”。

蒲风对于诗人的价值定位非常明确，他曾在《诗人》一诗中强调说：“诗人，诗人！你是时代的前哨，/你是大众的良朋，/你是自由、幸福的追求者，/你也是悲哀、苦痛的代言人。”20世纪20年代末，蒲风正是怀着成为“时代的前茅”和“大众的师友”的理想步入诗坛的。此后，他秉持坚定的革命立场，全身心地投入到左翼文艺运动之中，执着地专注于大众诗歌的创作，从而成为中国诗歌会中最优秀的诗人之一。

蒲风的著作数量惊人，从1934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开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一共出版过十六部诗集。此外，还有诗歌理论专著《现代中国诗坛》《抗战诗歌讲话》，序文集《序评集》以及一些散文、小说和译著等。就蒲风创作的总体情况来看，其诗歌创作方面的成绩无疑是突出的。

蒲风的写作是从鼓动民众大胆破坏旧社会的呐喊开始的。在《火·风·雨》一诗中诗人高呼：燃烧的“心火”把“窒息你的社会烧焦”，让怒吼的狂风把“那些凹凸不平的宇宙推倒”，让猛降的暴雨把“塞满了瘴气的宇宙冲毁”。

当诗人的激情与随后到来的“红色的三十年代”相遇时，他从诗歌这种最容易渲染情绪的文体形式上找到了自己生命和情感的寄托，并投入了自己最真切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感悟。

蒲风告诉读者：“环境的恶劣总不会使我缄默的。”事实的确如此。在蒲风的第一部诗集《茫茫夜》中，诗人没有被1927年的白色恐怖所吓倒，他描写了农村的生活与斗争场景，刻画了英勇的革命者形象，批判了帝国主义者的强横，传达了光明与黑暗搏斗的思想意识。从《茫茫夜》开始，诗人就有意识地追求大众化，诗风趋向于“质朴明朗”，且多用“俗言俚语”，进而彰显了中国诗歌会所主张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的艺术理念。

1934年4月，蒲风回国，其忧国忧民之情落到了实处。而在群众中吸取力量和灵感的工作方法，使蒲风“跳出了‘五四’时期新诗对个性解放的讴歌，突出反映了工农群众阶级意识的觉醒，体现了时代精神，标志着历史的前进”。《茫茫夜》体现了作者“以题材的尖锐性、重大性、及时性取胜”和善于“铺写大规模群众斗争场面，渲染革命情绪”的特点；整部诗集取材大胆，气魄雄伟，充溢着电闪雷鸣般的气势，不愧为蒲风的代表作。

1932年，在任钧的介绍下，蒲风加入“左联”，成为“左



蒲风（翻拍自《蒲风传》）

危健峰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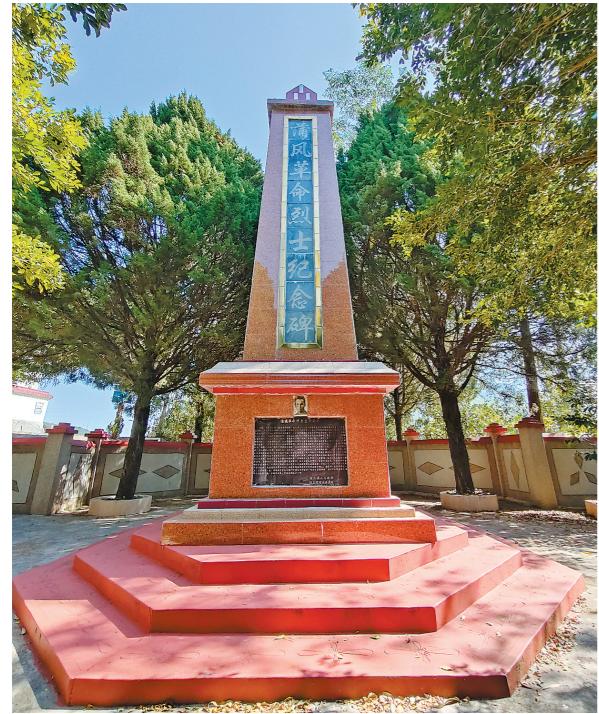
联”诗歌组中一名重要成员，并自觉参与到中国诗歌会开展的现实主义诗歌运动中。是时，蒲风只有21岁，正是心绪最容易激动、变化的年龄，但他的心态已经非常成熟，他捕捉到了许多非常态的生活体验，《生活》的结集就是他这种体验的记录，也是他提倡诗歌大众化的重要成果。

蒲风积极倡导诗歌大众化运动，可谓“诗歌大众化的旗手”。他认为“所谓大众化，是指认字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也听得懂、喜欢听、喜欢唱”，基于这种思路，他非常重视诗歌和音乐的结合，以便这种听觉艺术能够在群众中更好地发挥宣传鼓动作用。因为音乐是无国界的，不识字的人也听得懂。是故，在1934年夏秋之际，蒲风在书写中国广大农村黑暗生活画面的同时，被抗战思潮所鼓动，写下了许多充满反帝情绪的可以谱曲传唱的短诗，这些诗在1936年结集为《摇篮歌》。

蒲风曾在《摇篮歌》的序言中强调说：“歌唱是力量！”他认为：“诗人的任务是表现与歌唱。而愤恨现实，毁灭现实；或鼓荡现实，推动现实；最要的是为具体的表现与热情的歌唱。歌唱为唯一的武器。”就此而言，《摇篮歌》充分体现了蒲风吸取客家情歌、小调的优点和追求诗歌歌谣化的艺术取向与诗学理念，也体现了他通过追求诗歌新形式的方式来实践诗歌大众化、通俗化的努力。因此，蒲风的诗读来朗朗上口，很多都可以谱曲传唱。

还值得注意的是，“对家乡人民群众的关注，是蒲风诗歌中最主要的题材”，为此，他还在诗歌中刻画了很多客家乡民形象，如《农夫阿三》中的阿三，《小丽茜》中的小丽茜，《姑姑苦……苦苦》中的老妇，《行不得呀哥哥》中的村妇，《老开伯》中的老开伯等等。这种客家乡民形象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是非常少见的，他们是客家乡民群像中的典型代表，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并承载了丰富的客家文化内涵。

（注：本文选摘自陈红旗《黑暗社会的批判与诗歌歌谣化的努力（1924—1934）——客籍诗人蒲风诗歌创作论（上）》）



## 壹 年少诗成，从山村里走出的诗人

在隆文镇坑美村有一座修葺一新的三堂四横客家建筑“以被居”，规模大气、风貌简约，至今已经有200多年历史，这就是蒲风故居。

1911年9月9日，蒲风出生在“以被居”，在坑美小学读书，随后就读于启文学校（现隆文中学），此时他已展现对诗词的热爱。1926年，蒲风在学艺中学读书，其间受“广益风潮”和东征军到达梅县开展革命活动的影响，加入了广东新学生社梅县分社和共青团梅县县委。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5月12日，梅县党组织发动工农武装暴动，学艺中学等学校

被查封，他不得不回到老家隆文。十几岁的他受到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影响，在家乡写下了诗作《鶯声》：“惨白的天空中，突有一只孤鸿飞过……我飞到东：我看见恶人们在喜气洋洋。但被压迫的大众，却时常和他们作激烈的反抗。”

蒲风在诗里描述了光明与黑暗的搏斗，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黑暗的憎恶和诅咒，对光明的渴望与向往。同年，蒲风还与启文学校校友李得奇、任钧等人一起参与了打土豪、分田地，这些斗争经历给他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28年10月，蒲风遭到通缉，不得不离开家乡到印尼避难。在去印尼的途中他写下了

《海上狂语》：“我悔恨，我悔恨/不和敌人拼命在故乡/我悲痛，我悲痛/将成一个待宰的羔羊。”

在印尼，蒲风利用工余时间，与李得奇、胡一舟、温士奇等人合作，出版油印不定期刊物《狂风》，继续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为了鼓舞革命志士，他连夜写了《扑灯蛾》：“熊熊的火焰在燃烧/无数的扑灯蛾向火焰中扑跳/先苦后乐/没有一个要想退走！”

不久，印尼雅加达的秘密联络点被发现，蒲风决定离开印尼回国。离开前，他在《从黑夜到天明》中写道：“五更儿，黑夜收了残局；鸡儿高奏着凯歌，啊！光明展开了篇幅！”从此蒲风坚定了革命的信仰。

1934年冬，蒲风赴日本东京留学，并与同行的左联会员一起恢复左联东京分盟，逐渐形成一支强有力的海外左翼文艺队伍，积极开展革命文艺活动。左联东京分盟创办了《东流》《诗歌》《杂文》三个刊物，鲁迅、郭沫若等为刊物撰稿，发表了不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各国革命文学作品。其间，蒲风特地去拜访郭沫若，并将交流谈话整理成《郭沫若诗作谈》。

1935年，蒲风用“黄飘霞”的学名，在东京出版第二部诗集《六月流火》。诗集由《前奏》《稻浪》《往昔的春色春光》《要拿起我们的家伙》《怒潮》等二十四章组成，以事件发展为序，每章设标题，集中写一件事情，共1800多行，通过描写农民反抗修筑公路这一事件，描述军事上“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其中《铁流》一节是我国最早歌颂红军长征的诗歌之一。



修缮一新的蒲风故居



蒲风故居

## 貳 加入“左联”，为新诗歌摇旗呐喊

筹资、组稿到编排等都有他的身影。格式创新、内容现实，批判式吸纳歌谣、小调、鼓词、儿歌等的长处，让人民群众容易读懂、乐于接受。《新诗歌》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其中，蒲风创作的《行不得呀哥哥》就吸取了客家山歌的特点，以村妇的口吻向远离家乡当兵的丈夫哭诉衷肠，语言通俗、感情真挚。

1934年4月，蒲风的第一部诗集《茫茫夜》作为新诗歌丛书之一出版发行。《茫茫夜》收录了蒲风1928年至1933年间写的25首诗，分为四辑，大部分以劳苦大众生活及其反抗为题材。茅盾曾以子荪的笔名，在1934年11月《文学》上发表评论文章《诗人与“夜”——（夜）与《茫茫夜》》，把蒲风的《茫茫夜》与林庚的《夜》进行对比，并指出蒲风的诗：“……的技巧并不见得出色，可是它这气魄是雄壮的；它这大胆的取材，是值得称道的。表现在这诗里的诗人的世界观和对于时代的认识，是广大的而且健全的。”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蒲

风在“茫茫夜”看到的却是反抗之后光明的未来，可见他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给予人民群众奋勇向前的力量。

1934年冬，蒲风赴日本东京留学，并与同行的左联会员一起恢复左联东京分盟，逐渐形成一支强有力的海外左翼文艺队伍，积极开展革命文艺活动。左联东京分盟创办了《东流》《诗歌》《杂文》三个刊物，鲁迅、郭沫若等为刊物撰稿，发表了不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各国革命文学作品。其间，蒲风特地去拜访郭沫若，并将交流谈话整理成《郭沫若诗作谈》。

1935年，蒲风用“黄飘霞”的学名，在东京出版第二部诗集《六月流火》。诗集由《前奏》《稻浪》《往昔的春色春光》《要拿起我们的家伙》《怒潮》等二十四章组成，以事件发展为序，每章设标题，集中写一件事情，共1800多行，通过描写农民反抗修筑公路这一事件，描述军事上“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其中《铁流》一节是我国最早歌颂红军长征的诗歌之一。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

外出多年后再次领略家乡的风土人情，创作了客音诗长篇叙事诗集《林肯，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和《鲁西被的太阳》。

1940年8月，蒲风联系党组织后决定北上桂林，并带领年轻诗友一起在《救亡日报》聚首”。蒲风一行经湖南、江西，一路翻山越岭、舟车兼程，突破重重封锁线，终于在初冬时节抵达新四军总兵站——章家渡。在新四军，蒲风留在直属队，从事宣教工作。

皖南事变后，蒲风携怀有身孕的妻子白鸽到新四军二师抗日根据地天长县，并转入地方工作，任淮南津浦路东“总文

抗”副主任。上任后，蒲风满怀激情写诗撰文，创办《路东大众》《淮南日报》等，鼓舞军民抗日斗志。艰苦的斗争生活，让蒲风的身体越来越差，但他仍然坚持工作，积极开展宣传文化活动。1942年，蒲风积劳成疾，导致肺病复发。8月13日，蒲风病情急剧恶化，医治无效，终年31岁。

茫茫夜已经过去，诗星的光芒依旧闪烁。蒲风，这位以笔为枪、以诗为火的战士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蒲风的故乡，人们铭记和热爱这位诗人，隆文镇坑美村竖立起了蒲风革命烈士纪念碑，后又改造成蒲风陵园。2016年，还

【本文参考史料：黄安榕著《蒲风传》（海峡文艺出版社），《梅县客家杰出人物》（梅县地方志办公室、梅县地方志学会编），《梅州抗日英烈》（中共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梅县志》（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广东省省情专家罗雄等人对本文亦有贡献

## 叁 携笔从戎，在工作中鞠躬尽瘁

用“黄风”的名字到国民党陆军154师922团，任团部书记室主任（上尉）。奔赴前线的蒲风激动地写下《我爱一支枪》：“我爱一支枪，枪口上着刀，时常背在肩上，雄赳赳的，是一个战士榜样！”在抗日前线，蒲风跟战士们一起参加战斗。

1939年春，蒲风在广东从事革命宣传工作，染上疟疾并长久被疾病折磨。不久，他辞去国民党陆军上尉书记的职务。接着，蒲风母亲赖秋传去世，他回家奔丧遂留在梅县松口当国文教员。这段时间，他提倡设立《中国诗坛》《岭东分社》，并专门出版梅县版，鼓励年轻诗人写作新诗。在故乡，蒲风



蒲风作品（翻拍自《蒲风传》）

危健峰 摄